

铁骑银瓶

● 王 度 庐 著

● 巴 蜀 书 社

上



铁骑银瓶

上

王度庐 著

巴蜀书社

一九八九年·成都

目 录

第一回	旅店天寒移鸾换凤 边城春早走马飞龙	(1)
第二回	琵琶巷把花怜远嫁 望山庄扳石慨前尘	(48)
第三回	散资财少侠走风尘 遭蹂躏村姑投古刹	(102)
第四回	凭义愤单剑驱贼众 访侠踪匹马越关山	(162)
第五回	御群凶长河过乌骓 挥痛泪大漠埋侠骨	(228)
第六回	赛八仙森林述侠踪 春雪瓶草原争铁骑	(298)
第七回	万仞天山双剑腾起 无边大漠小龙飞来	(377)
第八回	启亲灵泪沾三尺土 触义愤拳打半天云	(444)
第九回	娇躯宝剑夜战豪雄 油洒狂歌屈遭缧绁	(507)
第十回	感深交莽汉硬作媒 依巧计崇楼狂挥剑	(563)
第十一回	冲风冒雪铁骑追车 震海惊山娇娥解难	(638)

- 第十二回 达板城罗衣明往事 (713)
甘凉道铁骑访群雄
- 第十三回 走凉州假意结豪友 (768)
寻疑案潜迹探崇楼
- 第十四回 深山剑影女杰寻仇 (788)
石窟火光奇侠尽义
- 第十五回 单人马雪地遭计擒 (862)
两义侠深庄剿巨恶
- 第十六回 驰旷野忍病救人 (936)
返家乡磨剑寻宿恨
- 第十七回 孤舟快语谢绝情丝 (1010)
野店良宵撮成佳偶
- 第十八回 夜雨萧萧孤剑自倚 (1050)
银灯暗暗美人忽来
- 第十九回 冀北江南游踪都遍 (1084)
边疆沙漠俚影相依

第一回 旅店天寒移鸾换凤 边城春早走马飞龙

名门闺秀盖世女之玉娇龙，自与大盗罗小虎结下不解缘后，风浪叠生，两情弥笃。只以身份悬殊，难相配合。又因玉娇龙曾挟技横行，结怨江湖，致使家门常起惊变，父因之失官，母亦饮恨而终。骨肉情乱，闺门难住，不得已，借往妙峰山还愿，投崖以遁。出京之后，难忘旧情，又至罗小虎处，于草庐内，明月良宵，一温绮梦，然翌晨即绝裾而去。盖心虽犹恋，而母命难违，殊不能以千金之躯永为盗妇也。由此南下，飘流大江南北半载，孤剑单骑，到别处亦落落无偶。其后又因事西往，拟于草原沙漠间作久隐之计。本书即由其途中说起。

在中国西北部甘凉大道上，处处是雄关要隘、太山长河，地极辽远，路极难行。当地的人民大都依山凿穴而居，贫穷殊甚，只有张掖（甘州）、武威（凉州）两个地方，因系商旅麇集之所，所以还比较殷实。但在清朝中叶的那几年，此地又遭大旱，且因边境多事，盗贼齐起，以致这个地方也荒凉不堪。

时在严冬，连日大雪，靠近甘峻山的张掖城天气极为寒冷。北风虎虎，触面如割，连那最不怕冷的骆驼，都卧在店房的圈里缩成了一团。然而这时的人，无论城里城外，是穷人是富人，却都有点兴奋。市街铺户也都摆出来香烛果供，

牛羊肉、米面等等都比往日预备得特别丰富，购主也特别地多。一般人披着老羊皮袄，脚下踏着深雪，无论如何也拿出点钱采办一点，且有的手里提着几挂爆竹，这是平常决不买的。现在因为是新年快到了，大家才这样忙忙碌碌。

可是开店的人倒显得清闲，因为平常往来的客旅此时早已各自回家度岁，买卖也都结账了，除了街上那些应时的买卖，谁也不再交易。所以东门外最大的那家店房“来安店”，现在住着不到十个客人。说个准数目吧，连在那儿已住了半年多、贫无可归，早先住在北房，现在被店房把他赶到存马粪的小屋里的韩秀才都算上，一共还有五个人。

韩秀才会看病，店里今天的春联要由他给书写，所以大概暂时他不至于被赶出了。还有是那倒运的拉骆驼的黑三，因为他一共四只骆驼，倒有两只生了病，死也不死，走又不能走，只好把他也蹲在这儿过年。好在他跟店主人是乡亲，又不是白住着，扫雪、铲煤、挑水，那是他的事，他还会帮助包饺子。此外就是北屋了，这可了不得，住的是一家官眷，是一位太太带着仆妇。老爷没跟着，却有一位老家人，是另住在一间屋里。

不过要提到了这家官眷，说这店里只住着五个客人可又不对，因为那位太太的屋里还常常“哇啦哇啦”的有才满月的小孩儿哭，太太反倒骂：“该死的！不要你，你偏来！把你抛在雪里冻死吧！你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福气！”仆妇又是劝，太太又说的是南几省的话，声调极高极尖，又极难懂。半夜里也是这么嚷嚷，闹得店主人时常睡不着。而且这位太太又是很年轻的太太，风流俊俏在本地内找不到，黑三只看见过一回，他就有点色迷迷，连他的病骆驼也都忘了，而其余的几个伙计也都不敢在当院里撒尿了。

老家人是姓方，由他们太太呼他时，知道他叫方福。他是个五十多岁又矮又瘦的老头儿，胡子快白了，可见得劳心，鼻子却是通红，又表现好饮。他几乎整天在柜房里坐着，因为他怕冷，柜房比他住的屋子暖得多。他离不开酒，而这里的屋主人是酒泉县的人，有个外号又叫“醉老财”。两人喝着酒时，方福就常发牢骚，说：“要不是我跟了我们这位二太太，那能够在这地方过年呢？”

原来方福的主人是方知府，河南人，举人出身，作了两年安西州，新近升任的凉州府。方知府本来有两位太太，大夫人是原配，因为夫妻都有四十多岁了，只有五位千金，却没有一个男孩，所以就纳了一妾，希望能得一位公子，好接续香烟。

这位二太太本是甘肃抚台刘大人家里的丫环，而且是刘大人家乡江南徽州府带来的，平日侍候抚台，甚为得脸。但因为方知府是刘抚台的门生，而且官运甚旺，膝下正虚，所以抚台才把最得力的，也最美貌的丫头给了他，为是给他延嗣。这个丫环就是现在住在房里的太太。她在抚台家里宠惯了，而且又有个势力的后台，一跟了方知府，就想把那正太太压下去。可是正太太又有五位少女助威，她却没一个亲近人，她就极力拉拢仆妇。仆妇秦妈三十来岁，是个很诚实的人，受过她的几次小恩，就已对她很好了。但是她想指挥秦妈来跟正太太打架，人家却又不干，因此她还是不能敌，还是压不下去那正太太。所幸今年她身怀有孕，她心中很欢喜，求神拜佛，能保佑她生个男孩。因为那样一来，她的地位无形中就高了起来，那专会生养姑娘的正太太自然得退避三舍，而让她擅宠专房。所以她自证明有孕之后，就特别地谨慎防护，连大步儿也不敢行。

方知府也很欢喜，仿佛二太太的怀里放着个宝贝，不几时就要取出来了，就可以光耀全家。并且胎儿在母怀七八月，他多年没升，如今忽然升任了凉州的美差，这更是大喜之兆，更得算是二太太肚里的那个小孩给带来的福。不过倒因此发生了一个难题，就是方知府必须去上任，但安西离凉州这条路程也有几百里，坐骡车穿山越岭的实在容易伤了胎，伤了这未出世的宝贝。方知府非常为难，倒是二太太自己出的主意，她愿意一人留在这里，等着生了儿子之后，过年春天，她再抱着小少爷去到任上。她一点也不嫉妒，眼看着正太太带着一群小姐随老爷去赴新任，她这儿就留下女仆秦妈、老家人方福，预备到时给她接喜。她天天打卜占课，都说是必定生一位少爷，而且是文曲星转世，将来能中状元。但是一日一日她的肚子上胀，肚皮往下坠，及至到了落生的那一天，却大失所望，原来她制作的这个，跟正太太所制作的那五位一样，是老爷所最讨厌的，还是一个姑娘！

二太太真伤心极了，同时又生气，就想：“早知道是她，我早就跟老爷上任去啦！在半道要小产了，这倒省得她现世气人，这有什么脸抱了去见老爷呀？一见了他的面，他还不得立时就皱眉顿足？”可是又没那狠心把亲生的女儿掐死。但是新年将近了，她不甘心孤零零地在这儿过年，她嫉妒正太太在那边新任上的欢喜团聚。她也不顾寒风、长途，她就叫方福雇了车，她带着秦妈，用棉被包裹着才满一月的不作脸的小女孩，离了安西州，要于年前赶到凉州。不想，走在这里，就为大雪所阻。这雪弥天盖地，连下了已经二日。他们由安西州坐来的那辆车放在当院中，院子的雪时时经黑三扫除，可是还将重轮埋没下盈尺。骡子是跟四只骆驼爬在一块儿，那里上面虽有草棚，可是也快被雪给压塌了。

赶站的人是往本城住的亲戚家里过年去了，反正他放心得下。这场雪再下三天也未必停，路上别说骡子拉站，就是让象拉站也是走不动。就是雪消了之后，那满路泥泞，行人很少，往东边祁连山那一带又不平静，赏他十两金子他也不敢走。所以赶站的是安心过年去了，拿着支用的一半车钱赌去了。

这里只是方福在发牢骚，店主人醉老财跟他一边饮着酒，一边谈闲话。炕头上三个伙计都是盘脚打坐，在那儿斗纸牌。里首就通着厨房，黑三在那儿给下面，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名叫秃子的，坐在地下拉风匣。风匣呼呼地响着，炉里烧的炭就发出青色的火焰，照得那烟盖了的墙一亮一亮的。外屋柜房可已然点上灯了，并且因为年底的关系，醉老财也不在灯油上打算盘了，他又加¹点了一只灯。屋中是相当亮，但外边也不大黑，因为天空正落着阵阵的白雪。

这时甘州城格外显得荒凉，一切铺门都已上了门板，街上几无行人，偶然有一两声爆炸声，也不知发于何处。由此往东的那股大道，更像已被封埋，白天连乌鸦都不往那里飞，此时一只狐狸也不往那里走，那边已如一条死径。但是，忽然有个东西从那边来了。这个东西的背上还驮着几件东西，走得虽然慢，可是仍能看出这是个极矫健的东西。它四蹄挠起了地下的厚雪，飘飘起来如雾一般；它嘴里喷着一遍一遍的白气，并发出吁吁的声音。天冷，它却全身流汗，鹅掌大的雪花到了它的身上能立时融化。它原来是一匹马。这马倒不足为奇，马上的人却更堪惊异。本来这大雪之下从远路来，简直没有人，何况天色又这么晚，又是个单身人。这人在马上这一阵阵地哼着，染着重病似的，马就渐渐地来到临近了。这东门外大街上，十家倒有八家是店房，而是这

来安店的门面最大，最为显眼，所以这骑马的人来到门前就止住。她呻吟喘了喘气，然后就慢慢地下了马，牵着马入半扇还没关的店门。她看见了柜房中的灯光，就大声喊：“店家！店家！”喊了几声，屋里没人听见，她便急喊；她的声音是尖而急。

此时柜房里，方福剥着煮熟的蠶豆，就着白干喝，说：“掌柜子你说是不是？人一世无儿都不要紧，就是千万别弄个小婆子；弄上了小婆子，家中并没个安静！”醉老财也笑着说：“都不怪，就怪你们老爷，他命中无子，就别强求。这样，我看他再娶上八个，也还是得净生女儿，家里就成了女儿国了！”正说到这里，他仿佛听到窗外有人说话，赶紧就摆手说：“黑三！秃子！你们停一停，听听！”黑三手里拿着面发怔，秃子又响了两下风匣，也就停住了烧火。炕上坐的那三个人也各自拿着牌，往外去听。方福还笑着说：“没有人说话吧！”可是这时窗外就叫着：“店家！伙计！”声音细弱，一听就知是个女子。黑三一吐舌头，把东西就放下了。醉老财却亲自起身，把屋门推开。

屋外一阵寒风吹进来，屋里的灯光同时射到外面，他就看见那牵马的人，是细高的身材，可披着个黑色的大斗篷。他也没细看是男是女，就说：“要住店吗？不行啦。到了年底啦，伙计们都回家啦！到隔壁去啦！”他刚要关上屋门，外面却急着便说：“快！快！给我一间干净的房子”接着是呻吟。连炕上的三个人都站起来了，一齐惊愕着说：“是怎么？是受伤了吧？”

醉老财把屋门一松手，门“吧”地一声被风吹得大开，灯光全都射到外面，就是那穿黑斗篷的人已撇了马缰，坐在雪地上。醉老财真大吃一惊，他不敢出屋子来，那黑三两只

手染了白色的东西，却提了灯跑出来，屋里的人，连方福全都跑出来看。

黑三大声问：“喂！你是怎么？”北屋的孩子又哭起来。风吹着灯，呼呼地起了半尺多高的火苗。只见雪地之上坐着的这人，头上蒙的青绸帕，连斗篷多半已被雪染白，却是一个妇人。只见她蓦地把头一抬，厉声说：“你们这些人出来瞧我干吗？快给我找间房子！我有病！”

手拿着灯的黑三眼睛都直了，因为他离着这妇人最近，他瞧出来这妇人是瘦脸纤眉眼，吓！这份模样比北房住的那位官二太太可又俊得多啦。他向醉老财说：“人家是个出外人，又有病！就留下吧，你们这又不是没有房子！”醉老财摆着手说：“你别多说话！留住个人倒不要紧，可是……”他弯着腰向地下坐的少妇说：“你是从哪儿来呀？得的是什么病呀？因为是年底，谁也不愿讨麻烦！”

地下坐的少妇忽然一挺腿就站起身来，她直瞪着圆亮的眼睛，用急尖的声音说：“你们就不必多问！赶快给我一间房子！我也用不着你们这儿的伙计伺候，附近有收生婆没有？快给请一个来！”她这样直着腰清清脆脆地说着话，可就显出来她那隆起的腹部，连肥斗篷似乎都难遮住，真得快请收生婆了！说完了话，她又一阵腹痛，疾忙将腰弯下。醉老财心说：“不好！我这儿要双喜临门，又得添个搅我睡觉的！”黑三上前要搀，可又怕自己的这只面手脏了人家的斗篷。斗篷是青绸面的，里子大概是火狐。

大家都更发怔，谁也不是收生婆，这号儿买卖谁都不敢接。可是这时那官儿太太跟秦妈都一齐闻声出屋，秦妈冒着雪跑来问：“谁要请收生婆？”有个伙计说：“得啦！来了堂客就好办啦！”秦妈赶紧来搀少妇胳膊，又问说：“几个月

啦？够月份啦吗？怎么就是你一个人呀？”少妇却叹了口气，她一手握着肚子，一手仍拿着马鞭，她脸如白纸，摇摇头说：“不必多问，快给我找房子吧！”方福劝着醉老财说：“反正这件买卖你今天是推不出来啦！快给人家找房子得啦！如果在这儿养个胖小子，过年你的买卖必定更得兴旺！”醉老财皱了皱眉，叹了一口气，就只好叫伙计给东屋里点上灯，烧上炕。

秃子上前卸马，黑三去搬行李，马上是两只大包裹，上面满挂着雪。黑三用手一搬，却吃了一惊，原来里边真沉，心想：“装的都是些什么好东西呀？”秃子也嚷了一声：“宝剑？”原来鞍边确实是有一口宝剑，鲨鱼皮鞘，青穗子。

此时秦妈已扶着那少妇往东屋走去，一看背影，醉老财却又吃了一惊。只见那少妇虽然身孕好重，但踏雪迈步，一点也不像秦妈那样的扭扭捏捏，原来是大足。这人是男是女，此刻都成了疑问。而胭脂色的马、宝剑、大包袱，更令人惊异。一个伙计到屋里去点灯烧炕，黑三提着两只沉包裹，把灯交了另一个伙计，而秃子搬鞍鞅，牵马。剩下的一个伙计跟方福、醉老财却都面面相望，觉着这人的来历，实在可疑。他们进了柜房悄声谈论去了。

此时院中的雪仍然落着，那秦妈已将少妇扶到东屋里。东屋是很小的一间屋子，四壁皆是黄土垒成的，并在墙上掏了几个方形的深洞，是为客人存放东西之用的，就仿佛壁橱似的。四壁萧然，除了炕上的一张芦席、一块砖头，壁上挂着一只半明不灭的油灯之外，就别无什物。外边有个窟窿通到炕里，炕里早就放好了晒干的马粪了，从窟窿塞进了燃着了的干草，立时炕里就着起火来。就炕缝冒出了乌烟臭气，一

霎就充满了室内，刺激得秦妈不住地咳嗽。

那少妇却发起怒来，嚷着说：“这是什么屋子？我本来住在东边的村里，因为那村里的人家都太穷，请收生婆得走出七十八里地，我才到你们这儿来。听说是什么金张掖、银武威，你们这儿是个大城，店房最宽绰，办什么事也都方便，没想到你们这儿……”店伙也在浓烟里咳嗽着，回答着说：“这条街上数我们这家店最大！城里还有几家，比我们这儿还好，可是太贵！”少妇说：“只要房子好，无论多么贵我也住，你们这是什么店？”

此时黑三提着两只沉包裹冲进浓烟来，他色迷迷地打算跟这位将要生产的少妇套套近，他就笑着说：“大嫂！你就将就些吧！这大年底，店里本来就不收住客啦。我也是这儿住的客，刚才我给你说着，才……才叫你这儿住。房子又是间青龙房子，最吉利，准叫你平平安安在这儿生下个胖娃娃，跟个小老虎似的。”却不料“吧”的一声，一个嘴吧打在他的脸上了。他虽然没想到少妇会打他，可是他刚才看见少妇的两只细手儿，心里就曾一动，想着：“若叫这样的细手儿拍在脸上一下，那才解痒痒呢！”可是没想到这一下拍得太厉害了，就像他早先被骆驼踢过一下的那般疼，他不由得“哎哟！”一声喊，一只包裹才搁在炕上，另一只包裹可就抛在地下，把他打得握着脸发怔。秃子送进来那口宝剑，搁在炕上，拉着他就走，说：“面都煮烂啦！这种事用得着你忙吗？”黑三被秃子拉了出去，大门开着，倒使屋中的烟气渐渐散出。

对方的人已能看出服侍她的这个妇人衣饰很是齐整，而且劝她息怒地说：“身子重的不应当生气，这儿的店房都是这样。您要什么，他都能给预备，可是都得另出钱。”说话

温柔而有礼貌，不像是店里的内掌柜的，或是什么村野的妇人。少妇遂也温和地说：“你是这店里干吗的？”秦妈说：

“我是伺候官太太的，我叫秦妈。跟着我们太太上路，就被雪阻在这儿了，住了两天啦。这位太太……”她掀开这少妇胸前紧掩的斗篷，看了看，就问说：“快了吧？你觉得怎样？”少妇面容愁蹙，微微叹气，说：“既然咱们在此相遇，也算有缘，你们帮助我……唉！想不到我竟至于此！……事后我一定要重谢你！”秦妈连连说：“不算什么，你放心吧！我一定服侍你，我们老爷有两位太太，我就服侍过她们三个月子啦。”忽然看到这位少妇的一双大足，青鞋上沾了许多泥雪，她就问说：“您是北京人吧？您是在旗吧？怎么这样重的身子，家里怎叫您一个人出门呀？……”她带着惊奇地问。少妇却自称婆家姓春，娘家姓龙，皱着眉沉吟了一会，就说：“我的男人是个当官差的，因往迪化上任，半路上遇风雪，走迷失了，我再也无处去找寻他们了。又因身怀有孕，分娩在即，所以才来到这里。劳你驾吧，你先把我的包袱打开，那里边有一床棉被给我铺在炕上吧！”秦妈听了叹息着，就把炕上的这只包袱打开。只见里面尽是一些黑色的衣服鞋袜，不像是妇女穿戴的，里边还有一个沉重的小包儿，像是许多银两。秦妈往旁推了推，不防“吧答”

一声，从衣服里掉下来一个东西，却是一只很小的弩弓。秦妈也没介意，连宝剑带包袱全部推到一边，又从地下提起那包袱来。这只更沉，打开，见有一份很新的，布面却是绸里的棉被，被里也裹着一个小包袱，特别重，也像是银两。秦妈把棉被平铺在炕上，用一只包袱作为枕头，她服侍这位春龙娘子在炕上卧好。

此时炕已烧得渐热，屋里也渐暖。秦妈刚要去开屋门，

就见她们的二太太踏着雪走来，悄声向她问说：“生了没有？是男孩是女孩？”秦妈笑着说：“哪能这么快呢？看样子得一些时候，这位太太姓春，是旗人，……”二太太进里来，她面上含笑，似乎特别地喜欢，更特别注意炕上卧着少妇的模样和身孕的情形。秦妈随手带上门，就给她们二太太向炕上卧的人引见。春龙娘子也没起身，只是口中道谢，又求秦妈快给她找个收生婆来。二太太坐在炕边，笑着跟春龙娘子说闲话，就扬手令秦妈出去，吩咐她三件事：第一，由她的屋里再取一床棉被来给这位太太盖上；第二，快叫店家烧一盂热面汤，打上两个鸡子最好；第三，赶快去请个本地最有名的收生婆。她又安慰春龙娘子，说：“不要害怕！有我们帮助一定能叫你平平安安地生下小孩。”秦妈在旁边也说：“我们二太太也是刚出月子。”二太太却望了她一眼，说：“我刚才吩咐你什么？你就快办去吧！这时候你还在这儿闲搭言，耗工夫？快去！”秦妈赶紧出了屋，她先取来一条很厚的红缎棉被，上面还有小孩的尿迹，她才出去。

这时厨房里大家都正在吃饭，并乱猜着突来的这个孕少妇是什么人。黑三也不上炕了，他蹲在厨房的一角，拉着脸生气，秃子在笑他。方福还照旧地饮酒，醉老财却顿脚，手执酒杯说：“这决不是一件喜事，她若真是个女强盗，不等出月子她就许犯案；若叫我在大正月的再赔着吃上一件官司，那才，那才倒运极啦！”韩秀才永远抱着火炉子不肯离开，因为他的褂大褂是太为单寒了，他摇头说：“不至于！你们别胡乱疑虑。刚才我在窗外偷瞧见了她跟秦妈说话，说她是个旗官的太太，因为走失了路才来此。千万别胡乱疑虑，也别怠慢她，明天他的男人就许找了来。大年底的，你们得叫他出双份的房钱才行。我还想送他一付喜联呢，也得

跟他要点喜钱。”

这时秦妈就走进来了，叫去找收生婆。醉老财却又顿脚，说：“这时候！哪儿给她找收生婆去？人家都预备过年，家里供上神位啦！人家还能为几个钱又出来？大年底的谁不讨吉利？谁能像我这样倒运？黑三那忘八蛋要不是在旁边多嘴，我决不能留下！”旁边方福倒是明理，他连连摆手说：“这可使得！你要是不管找收生婆，倘或那女人生得不顺利，连娘带子死在你们这店里，可又是一回事！”醉老财吓了一跳，又顿脚说：“这可怎样办呀？收生婆上哪儿去找呀？我要是个收生婆那可就好啦！反正我也倒运啦！我可以给她去接生。这……除非要生孩子的是熟人，是早就跟收生婆说好了的。不然，你出八两金子人家也是不肯来呀？……我开的是店，我卖饭，不管人家养孩子！”

这时那给方太太赶车的人进来了，手里拿着个宝盒，他是想来这儿赢上几宝，转转运气，好回到他那亲戚家里再去捞本儿。他一进屋，闻说这件事，他也插言乱说，还不住地摆手，说：“请不着收生婆。家家都供了神，谁还出来？”又问秦妈说：“这件事，只要是姑娘们或只要养过孩子的就能干得，不必要什么内行。”韩秀才在旁也说：“对！我给开一剂催生的药，叫秃子到药店里去买来。有药一帮助，大嫂你再帮帮忙，就算行啦！收生婆的钱是你的，大夫的钱是我的。”秦妈急得头上流汗，说：“我倒是……只是我胆子小，没接过生！”方福又说：“没有什么的，瓜熟自然落地！”于是秦妈首肯了。女人向来是同情女人的病苦的，尤其是关于生产的事。她觉得没法子，只好自己振作点精神，帮帮人家那位可怜的太太。

而这里的一些人也都不必冒着雪出去找收生婆去啦，赌

钱的照旧赌钱，喝酒的照旧喝酒。秦妈又叫黑三烧一碗热面汤，黑三却蹲在那里摇头说：“不管！她打了我一个嘴巴我还管？”秦妈只得求秃子给烧火，自己给做汤下面，并跟伙计要鸡子，说：“你们别太狠心！你们也都是父母养的，人家也是位官太太，行李里也不是没银子，人家平平安安地生下来，什么钱都不能少给你们！”她跟伙计要了两个鸡蛋，韩秀才已借着柜上的纸笔写了一张药方，交给秦妈。秦妈一手拿着鸡蛋，一手拿着药方问说：“谁去一趟，黑三你去一趟吧！这是件好事，你给买回药来，我能给你求赏办呢！”黑三仍然摇头说：“不管！她把两个包裹都给我，我也不管！”

这时炕上的那些人依然大赌，那赶车的带来仅有的两串钱，开了两宝他就输光啦，一听说这里有赏钱，他就赶紧跳下炕来，说：“我去！反正我这两只鞋也交代啦，我去给买一趟药，可是回来时，得给我一些钱的赏钱才行！”秦妈说：“钱一定有，人家不是没钱的人，你快给买去吧！药钱我先垫上，这一吊钱我也给你。”秦妈由她的小棉袄里拿出两张本省通用的钱票，交给这赶车的，又叹了口气，说：“没法子！人家一面落难的人，难道咱们真能够忍着心看着不管吗？”那赶车的接了钱和药方，就回向炕上那几个赌伴招呼了一声说：“等会我买了药回来，我再捞！”他提了鞋跟，慌慌地往外走，不想几乎撞在一个女人的身上。这女人刚要进屋来叫秦妈，原来正是他给拿车拉来的那位方二太太。他就说：“哟！差一点儿没撞着你！那屋里的娘们生了没有？叫她等回儿，我给他买催生药去！”说着往店门外就走。方二太太却想起了一件事，就叫着说：“赶车的你回来！我要跟你说一句话！”赶车的正走在雪地，回首问说：